

佛说菩萨睽子经 1 卷

No. 174

佛说菩萨睽子经

安公录中阙译今附西晋录

闻如是：

一时佛在比罗勒国，与千二百五十比丘，及众菩萨、国王、大臣、人民、长者、居士、清信士女，不可称计，一时来会。

佛告诸比丘：「皆悉寂静定意听，我前世初求得菩萨道时，戒行普具，精进一心，修集智慧，行于善权，功德累积，不可称说。诸天、释梵、天龙、鬼神、帝王、人民，无能行者。」

阿难闻佛言，更整衣服，长跪叉手，白佛言：「愿欲闻之。」

佛告阿难：「乃往过去无数世，时有菩萨名曰一切妙，仁慈惠施，救济群生，常行四等心，度世危厄，愍育苦人。时于兜术天上教授天人，常以昼夜各三时定意，思惟三界——照观十方天下人民善恶之道，知有孝顺父母、恭敬三尊、恭顺师长、修诸功德者——常以天眼遍察五道。时有迦夷国中有一长者，孤无儿子，夫妻两目皆盲，心愿入山，求无上慧，修清净志，信乐空闲。菩萨念言：『此人发意所学微妙，而两目无所见，若入山中者，或堕沟坑、或逢毒虫，所见枉害。若我寿终，为其作子，供养父母，终其年寿。』

「于是菩萨寿尽，即下生为盲父母家作子。父母欢喜，甚爱重之。本发大意欲行入山，以生子故，便留乐世间。子年七岁，号字曰睽。睽至孝仁慈，奉行十善，不杀、不盗、不淫、不欺诳、不饮酒、不妄言、不绮语、不嫉妬、不咒诅、信道不疑，昼夜精进。奉事父母如人事天，言常含笑不伤人意，行则应法不妄倾邪。父母喜悦，无复忧愁。年过十岁，睽长跪白父母言：『本

发大意欲入深山，求志空寂无上正真。岂以子故而绝本愿？人在世间无常百变，命非金石对至无期。愿如本意，宜及上时，入山清净。我自寻随与父母俱，供养随意不失时节。』父母报睽言：『子之孝顺天自知之，不违本誓便共入山。』

「睽即以家中所有之物，皆施国中诸贫穷者，便与父母俱共入山。睽至山中，以蒲草为父母作屋，施作床蓐，不寒不热，恒得时宜。适入山中一年，众果丰茂，食之香甜，泉水涌出，清而且凉，池中莲华，五色精明，栴檀杂香，树木丰茂，倍于常时。风雨时节，不寒不热，树叶相接，以障雨露，荫覆日光，其下常凉。飞鸟翔集，奇妙异类，皆作音乐之声，以娱乐盲父母。师子、熊罴、虎狼、毒兽，皆自慈心相向，无复相害之意，皆食噉草果，无恐惧之心。麋鹿、熊罴、杂类之兽，皆来附近睽，音声相和，皆作娱乐之音。睽至孝慈心，履地常恐地痛，天神、山神，皆作人形，昼夜慰劳三道人。三道人一心定意，无复忧愁。睽常与父母，取百种果蔬，以食父母，恒有盈余，渴饮泉水，无所乏短。父母时渴欲饮，睽着鹿皮之衣，提瓶行取水。麋鹿、众鸟亦复往饮水，不相畏难。

「时有迦夷国王入山射猎，王遥见水边有麋鹿，引弓射鹿。箭误中睽胸，睽被毒箭，举身皆痛，便大呼言：『谁持一毒箭，射杀三道人者？』王闻人声，即便下马，往到睽前。睽谓王言：『象坐牙死，犀坐其角、翠为毛故、麋鹿为皮肉故；今我无角、无牙、无毛、皮肉不可噉，我今坐何等罪死耶？』王问睽言：『卿是何等人？被鹿皮衣，与禽兽无异。』睽言：『我是王国中人，与盲父母俱来入山中，学道二十余年，未曾为虎狼、毒虫所杀害，今便为王所射杀。』登尔之时，山中大风暴起，吹折树木，百鸟悲鸣，师子、熊罴、走兽之辈，皆大号呼，动一山中；日无精光、流泉为竭、众华萎死、雷电动地。时盲父母惊起，自相谓言：『睽行取水，经久不还，将无为虎狼、毒虫所害？禽兽悲鸣，音声号呼，不如常时。风起四面，树木摧折，必有灾异。』

「王时怖惶，大自悔责：『我所作无状！我本射鹿，箭误相中耳。射杀道人，其罪甚重。坐贪小肉，重受其殃。我今以一国珍宝、库藏之物、宫殿、妓女、丘郭、城邑，以救子命。』时王便前，以手挽拔睽胸箭，箭深不可得出。飞鸟、走兽，四面云集，号呼动一山中。王益惶怖，三百六十节节皆动。睽语王言：『非王之过，自我宿罪所致。我不惜身命，但怜念我盲父

母，年既衰老，两目无所见。一旦无我，亦当终歿，无所依仰。以是之故，用自懊恼酷毒耳。』

「登尔之时，诸天龙神、山神、水神、树神，皆为肃动。王复重言：『我宁入泥犁中，百劫受罪，使睽身活。』长跪向睽悔过言：『若子命终，我当不复还国，便住山中，供养卿父母，如卿在时，勿以为念。诸天龙神皆当证知，不负此誓。』睽闻王此誓言，虽被毒箭，心喜意悦，虽死不恨：『以我盲父母累王供养，道人现世罪灭，得福无量。』王言：『卿语我父母处，及子未死，语我知之。』睽即指示语：『从此步径去是不远，自当见一草屋，我父母在其中止。王徐徐往，勿令我父母怖惶，以善权方便，解语其意。为我上谢父母，无常今至，当就后世。不惜我命，但念父母年老，两目复盲，一旦无我，无所依仰，以此懊恼自酷毒耳。死自当分，宿罪所致，无有得脱者。今自忏悔于父母，从无数劫以来，所行众恶，于此罪灭、福生。愿我与父母，世世相值，不相远离。愿父母终保年寿，勿有忧患，天龙、鬼神常随护助，灾害消灭，所欲应意，无为自然。』

「王便将数人径诣父母许。王去之后，睽便奄然而死。飞鸟、禽兽，皆大号哭，遶睽尸上，以舌舐睽身血。盲父母闻此音声，益用怖惧，彷徨而住。王行驰馱，触动草木，肃有人声，父母惊言：『此是何人？非我子行。』王言：『我是迦夷国王，闻道人在山中学道，故来供养道人。』父母言：『大王来大善，劳屈威尊，远临草野。王体中安隐不？宫殿夫人、太子、官属、人民，皆安善不？风雨和调、五谷丰足不？邻国不相侵害不？』王答道人言：『蒙道人恩，皆自平安。』

「王问讯盲父母：『来在山中，劳心勤苦，树木之间，飞鸟走兽，无有侵害道人者不？在山中，寒暑随时，现世安隐不？』盲父母言：『蒙大王厚恩，常自安隐。我有孝子名睽，常为我取百种果蓏，泉水恒自丰饶，山中风雨和调，无所乏短。我有草席可坐、果蓏可食。睽行取水，且欲来还。』

「王闻盲父母言，又大伤心，泪出而言：『我罪恶无状，入山射猎，见水边有群鹿，引弓射之。箭误中道人子，睽身被毒箭甚痛故，来语二道人。』父母闻之，举身自扑，如太山崩，地为震动。王便自往前扶牵，父母仰天号哭，自诉言：『我子睽天下至孝，仁慈无有过者，践地常恐地痛，今有何罪而王射杀之？向者，大风卒起，吹折树木，百鸟悲鸣，号哭动一山中。我在山中二十余年，未曾有此灾异，疑我子取水，经久不还，必当有故。』诸神

皆惊，肃肃而动。母啼号不可复止，父言：『且止！人生无有不死者，无常自然，不可得却。』且问王言：『睽为射何许，今为死活？』王具以睽口中所言，向盲父母说之。闻王此言，又大感绝：『我一旦无子，俱亦当死，愿王牵我二人，往临睽尸上。』

「王即牵盲父母往到尸上，父抱其两脚，母抱其头着膝上，各以一手扞摸其胸箭，仰天大唤言：『诸天及龙神、山神、树神、水神，我子仁慈至孝，诸神所知，何能不一哀我子是善子？』母便以舌舐睽胸疮：『愿毒入我口，我年已老，目无所见，以身代子之命。睽活、我死，死不恨也。』于是，盲父母言：『若睽有至诚至孝者，天地所知，箭当拔出，毒药当除，睽当更生。』

「于是，第二忉利天王释座即为大动，以天眼见二道人抱子号哭，乃闻第四兜术天、诸天宫、龙宫，皆俨然而为动。释梵四天王即从第四天上来，如人伸臂顷，来下住睽前，以神药灌睽口中。药入睽口，箭自拔出，便活如故。父母惊喜，见睽已死更活，两目皆开。飞鸟、禽兽皆作欢乐之音，风息云消，日为重光，泉水涌出，众华五色、树色，光荣倍于常。

「时王大欢喜，不能自胜，礼天帝释，还礼父母及子睽：『愿我国财以上道人，身自留住供养，现世罪灭，宿怨得除。』睽答王言：『欲报恩者，王且还国，安慰国人，皆令奉持五戒。王勿复射猎，夭伤虫兽，现世身不安隐，寿尽当入泥犁中。人居世间，恩爱暂有，别离久长，不得常在。王宿有功德，今得为王，莫以得自在故，而自放恣。』于时国王大自悔责，自今以后，当如睽教勅，不敢有废。诸随王射猎者数百人，见睽已死，神人持药来下，入口即活，父母眼开，皆踊跃发意，奉持五戒，终身不犯。王还国已，宣令国中，诸有贫穷、盲父母，如睽比者，皆当供养，不得捐舍，犯者令有重罪。于是，国中人民以睽活故，上下相教，奉修五戒，修行十善，死得升天，无入三恶道者。」

佛告阿难：「诸来会者，宿命睽身，我身是也；时盲父者，今现父王闍头檀是也；时盲母者，今现我母王夫人摩耶是也；迦夷国王者，阿难是也；时天帝释者，弥勒是也。使我疾成无上正真之道决，皆是我父母育养慈恩；从死得生，感动天龙鬼神，父母恩重孝子所致；今得为佛，并度国人，皆由孝顺之德。」

佛告阿难：「汝广为一切人民说之，人有父母，不可不孝。道不可不学，济神离苦，后得无为，皆由慈孝、学道所致。」

佛说经已，诸菩萨、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、国王、大臣、人民、长者、居士，莫不加敬，稽首佛足，作礼而去。

佛说菩萨睽子经

【经文信息】大正藏第 03 册 No. 0174 菩萨睽子经

【版本记录】CBETA 电子佛典 Rev. 1.10 (Big5)，完成日期：2009/04/23

【编辑说明】本数据库由中华电子佛典协会（CBETA）依大正藏所编辑

【原始数据】萧镇国大德提供，维习安大德提供之高丽藏 CD 经文，北美某大德提供，毛佩君大德提供新式标点

【其他事项】本数据库可自由免费流通，详细内容请参阅【[中华电子佛典协会数据库版权宣告](#)】
